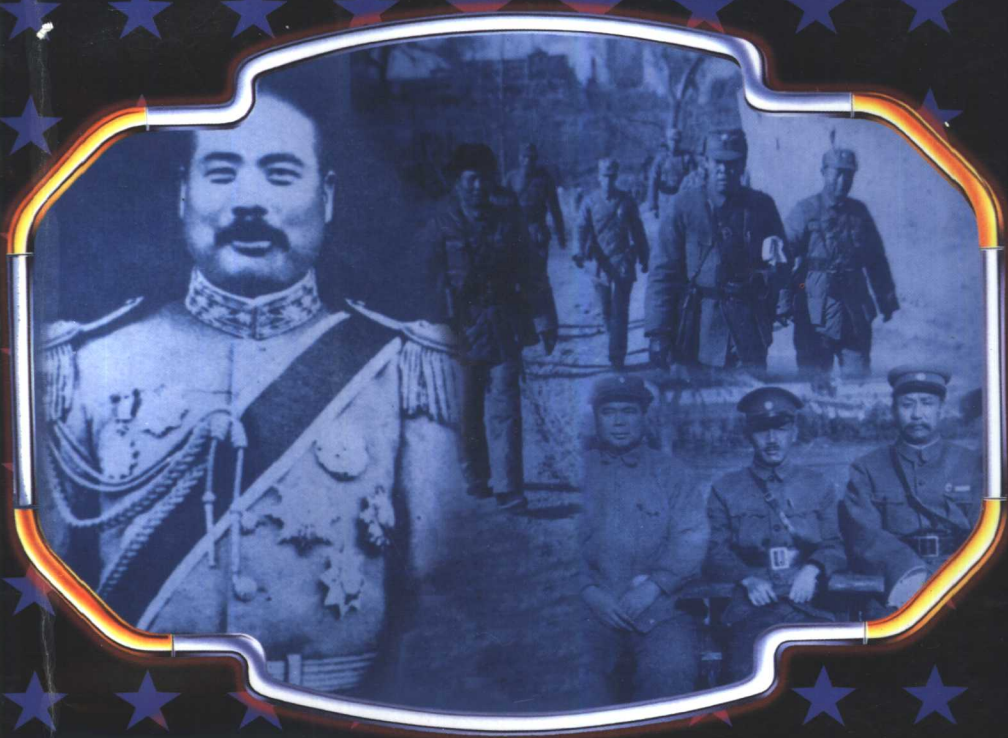


SAIWAI XIONGFENG



王晓华 著

塞外雄风

西北军传奇

江苏人民出版社

塞外雄风

西北军传奇

王晓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塞外雄风——西北军传奇
著 者 王晓华
责任编辑 张惠玲
特约编辑 赵龙祥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页 2
印 数 1—6 130 册
字 数 287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303—2/K·337
定 价 16.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塞外雄风

——西北军传奇

话说孽子 (1)

北洋叛逆 (3)

穷小子的队伍——点兵四照堂——贿赂大总统——
兵出古北口——首都革命

西北射天狼 (30)

中国出现个西北军——冯氏练兵法——“二萧何”献策
入甘肃——计捉枭雄

倒戈反奉 (52)

韩复榘的绝密情报——冯郭结盟反奉——见利忘义——
西北军退出北京

大漠孤烟 (71)

晋北失利——南口大血战——塞外秋风

逐鹿中原 (89)

五原誓师——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紫气东来——
冯玉祥向右转

一柱擎天 (108)

中原逐鹿——再克徐州，底定中原——冯蒋义结金兰

完成北伐 (121)

石友三救驾——韩复榘打滚儿——肘腋生变——
有功者不赏

削藩策 (137)

告祭西山——老实人吃亏——献计削藩——金蝉脱壳

蒋冯战争 (153)

孙良诚撤离山东——韩复榘叛冯——石友三、马鸿逵
倒戈——虎落平阳

再起波澜 (176)

宋哲元起兵——冯玉祥水牛掉井——石友三炮轰南京

——阎冯携手——山雨欲来风满楼——韩复榘退避三舍

中原大战 (203)

刘茂恩阵前倒戈——西北军初试锋芒——蒋介石遇险
——冯玉祥的口袋阵——张钫当“肉票”——二孙弃
亳州——晋军窝里斗——阎冯的矛盾——八月攻势

洋钱打垮西北军 (237)

吉鸿昌归顺蒋介石——孙连仲部成了中央军——冯
玉祥下野——西北军新掌门

在剿共前线 (256)

吉鸿昌秘访苏区——赵博生、董振堂宁都兵变

孽子赤心 (266)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旌旗十万，察省抗日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震惊中外的七七
事变——忍辱负重——“花子军”大战台儿庄——
张上将自忠血洒襄河

途殊归异 (310)

韩复榘明正典刑——活埋汉奸石友三——爆炸性行动
——吴化文济南起义——为人民立功——黄樵松血溅
南京城——“教尔作人不作人”——刘汝明扛破旗渡海
——冯玉祥魂归中华——大结局

后记：我与西北军 (364)

话说孽子

孽子者，即庶子也。古代称妾媵所生之子为孽子。“庶孽，众贱子，犹树之有孽生。”按今天大白话，即爹的妻妾多，这孩子是小娘养的。

蒋介石的杂牌部队，在装备、装束、饷钱方面，无不比嫡系部队差了一大截。空投粮食时，美国面粉、大米、罐头只落在中央军的地盘上。杂牌军自惭形秽，便成了受气的孤儿。而冲锋时，在前面作炮灰的，又往往是非嫡系部队。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场景：

穿黄呢子军装、大马靴的黄埔军官，骄横地问：“哪部分的？”

灰土布二尺半的西北军军官桀骜不驯地回答：“后娘养的！”

双方便发生冲突，告到蒋介石处，姓蒋的只护自己家养的犊子，而责骂歧视西北军。与中央军比，西北军不是孽子又是什么？

数典认祖，西北军是从北洋军阀的军队中，倒戈冲杀出来的一支军队。

吴佩孚、张作霖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曾联合几十万军队在南口与西北军大战，势必去之而后快。在北洋军阀眼中，西北军不但是孽子而且是逆子了。

这一群从黄土地中走出来的“穷小子”军队，艰难卓绝，吃苦耐劳，与老百姓混在一起，于是便有了赤化的嫌疑，蒋介石的军队时时想消灭之。这样，它又成了“小白菜”，叶子黄，没娘的孩子饿断肠了。几个月不发饷，啃窝头，喝凉水，滚泥窝，堵枪眼，舅舅不疼，

姥姥不爱。招人嫌，惹人烦。

《孟子·尽心上》云：“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

没人善待的叫花子军，却忧国忧民，拔剑而起。有时错，有时对，与蒋介石打一场空前的中原大战，与日本军队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卫国之战。赤心耿耿，尽忠报国，有功不赏，是罪皆受，看够了白眼珠，受尽了小人气。没有光明的道路和理论，缺乏远大目标。打来打去，人马越来越少。到蒋家王朝覆灭时，还争当摔老盆的孝子，扛着破旗，渡过海峡去了台湾。此时，盘旋在中原大地的西北战云散净飘尽。

1958年，我解放军炮轰金门时，第一排炮弹，便炸死了防守司令吉星文。此人是西北军的老人，吉鸿昌的侄子。当年在七七事变中，此君便在团长任上，毅然决然向日本鬼子开了枪。

孽子不是好当的角色。

北 洋 叛 逆

穷小子的队伍

冯玉祥常讲一个词，即穷小子。他的部队就是由一群“穷小子”组成。“兵”字拆开即是“丘八”，冯玉祥自称“丘八”，还经常作“丘八”诗。例如，他曾为阵亡官兵作的一首诗如下：

你们都是好百姓，为国为民愿牺牲。

每念患难如手足，我心如割泪纵横。

你们父母我父母，你们弟兄我弟兄。

……

都是一些大白话，顺口溜。还有一些土得掉渣的诗，想“穷小子”们所想，说“穷小子”们所说。

冯玉祥在现代军事史上，是位怪杰。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1882年9月26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青县的兴隆镇。其父冯有茂是个泥瓦匠，家中奇穷。有茂替人作雇工，后来投军。旧社会人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穷得丁当响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去当兵。

冯玉祥七八岁时，因家里生计艰难，经常到野地里去拾草烧锅。他头戴破草帽，光脊背，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脚上踏着一双露脚趾、透脚板的破鞋。他印象最深的是夏天，高粱快成熟时，秆上的叶子要捋剥一次。据说这样果实便发育粗大。保定

府的规矩，掰叶子时要敲锣，锣一响，穷人都钻进高粱地里，谁掰了归谁。每次冯玉祥听锣音响起，便猴一般钻进地里。高粱地密不透风，像个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好多年后，他回忆道：

“上头热辣辣太阳暴晒，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地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掰。有时从早到晚，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掰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出来之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

正是由于这种穷苦的生活，冯玉祥 11 岁时，便在营中补了个兵，12 岁便去扛枪打靶，在保定府五营练军当“父子兵”，即老子退伍，儿子顶替。当时的军官腐败得连喊操都不会，每哨（即队）要设一个教习，专门替长官喊操，按嗓门大小、能喊的人数多寡发饷。冯玉祥大嗓门，每日黎明即起，在操场上练习喊操，如此练了四年，声震军营，如雷贯耳。众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外国点心”，意思是说，这样拼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的。

1901 年，冯玉祥改投武卫右军，充当袁世凯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正兵，由副目（副班长）、正目、哨长往上升。由于是穷小子，能吃苦，又好打抱不平，他在营中颇有人缘。武卫右军后改为第六镇，冯升任队官。当时有个叫张之江的骑兵排长，与冯脾气相投。不久冯又结识了谷良友、郑金声、张树声、刘骥、李鸣钟、鹿钟麟、石敬亭、王金铭和施从云等人。一群血气方刚的军人，常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

此时第六镇的统制（相当于师长）是段祺瑞，十一协协统是陆建章。冯玉祥只念过一年多的私塾，但勤奋好学，颇得陆建章欣赏。陆作月老，将冯玉祥介绍给夫人的娘家内侄女刘德贞作丈夫。日后冯的升迁无不与陆建章有关。冯所在的部队后编为第二十镇，统制为张绍曾，此人在民国后，一直待冯玉祥不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安分的冯玉祥便与郑金声等人串联,准备造反,带头剃去发辫,表示革命。他手下的“小兵赖子”韩复榘也学他的样子,跟着剪去油黑乌亮的“猪尾巴”。

在同盟会员白亚雨的策动下,驻扎在滦州(今滦县)第二十镇第二营管带王金铭、第一营管带施从云和第三营管带冯玉祥等人,于11月12日,宣布独立,成立北方政府,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通电各方。由于叛徒出卖,起义军在雷庄车站遭到袭击,起义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等人被捕牺牲,冯玉祥被陆建章所救,后在保定闲住了一段时间。

民国成立后,陆建章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冯玉祥加倍努力,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后,设两团,冯玉祥便出任第一团团长。

1914年,陆建章带队入陕,任陕督,冯部被扩编成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任旅长,蒋鸿遇任参谋长。

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恢复帝制,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冯玉祥率部入川镇压,与护国军作战,并夺取叙府等地。不久,冯部与护国军议和,冯部改编为护国军第五师,冯玉祥任师长。冯的这种背叛北洋军阀的做法,使他一度被免职,段祺瑞任命杨桂堂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但此时的军队已被冯玉祥训练成私人武装了,谁来也玩不转。

1917年7月,张勋复辟。第十六混成旅的军官鹿钟麟、张之江、张维玺、薛笃弼请冯玉祥出山,主持大计。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带着枪,去找杨桂堂,杨闻风而逃。冯玉祥率部进入北京,逼张勋挂起白旗。段祺瑞不得已,重新任命冯为旅长,并给了冯两万元。冯玉祥便买了120支手枪,成立了手枪队,任命韩占元为队长、谷良友为副队长。

护法战争时,冯部被派往湖南作战。不料走到湖北武穴,他发出主和通电,着实将国务总理段祺瑞吓了一跳,段祺瑞又免去冯玉

祥的旅长职务。后由曹锟将此事摆平，令冯部开湘西，冯从此成为直系一员。

冯玉祥在常德任湘西镇守使时，别出心裁，率全旅将士信仰基督教，做上帝羔羊。他认为：“耶稣为了传播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冯玉祥认为基督教教义符合“穷小子味儿”，因此便领着一群穷小子参加洗礼，自己作了“基督将军”，此事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北洋军阀认为冯玉祥好别出心裁，不是好鸟。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段祺瑞失败下野，直系曹锟、吴佩孚争夺皖系的地盘，派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督。原陕督陈树藩是段祺瑞的人，不认这一壶酒钱，双方拉开架势要打。阎相文知道冯玉祥部能打，令其为先锋入陕，将陈树藩拿下马来。冯部为阎相文卖了力，阎便还其一部分人情，将第十六混成旅改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升为师长。

阎相文做了督军，但小心眼儿，经不得大风浪。因压力较大，又受到吴佩孚训斥，便找根绳索上了吊。于是，冯玉祥的机会来了，调为陕西督军。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大举入关。冯玉祥部在三个小时内集合完毕，全师每人戴上“害民贼，瞄准打”字样的臂章，风驰电掣，乘火车开赴保定。冯自己率张之江和胡景翼两部加上炮兵、骑兵、手枪队以及学兵等驻守郑州。

河南督军赵倜宣布独立，率部袭击郑州，三个师的兵力与冯一个多旅的人马死揪。幸而冯部训练有素，打了三天，赵打不赢，只好后撤。冯部乘胜追击，冯治安、张自忠率学兵连、手枪队进攻，夺取省会开封。赵倜吓跑了，吴佩孚遂任命河南军务督办宝德全为督军。宝德全觑着脸去车站接冯玉祥，冯没有正眼瞧他，口中喃喃地说：

“我们多少将士牺牲在你手里，你也能到这里来见我？”他立即命令手枪队长将宝德全拉到车站附近的高粱地里枪毙了。此事惹恼了吴佩孚，两下便结了仇。冯玉祥夺了河南督军，便乘机招兵买马，大举扩充队伍，更引起了吴佩孚的忌恨，一心要收拾冯玉祥。

冯自己又不太会做人，不合群。吴大帅过 50 大寿时，很多人赠金送银。刘镇华乘机死命地巴结，送了许多金银古玩，他知道吴佩孚沽名钓誉，又带去八十多把万民伞，喜得吴佩孚眉开眼笑。冯玉祥有意让吴佩孚难看，特地遣人送去一坛清水，一是表示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是表示自己两袖清风。吴佩孚当着众人的面，脸都气白了，又不便发作。于是先撤了冯玉祥的河南督军，又要缴冯部的枪。

冯玉祥便上北京找曹锟大总统告状。一见面，先跪倒，咧着大嘴便哭。

曹锟愣了：“什么事啊？焕章？”

冯玉祥委屈地说：

“吴子玉（子玉，吴佩孚的字）不让我过了，我督军当不成，还要缴械，团体都让他破坏了。”

曹锟因战胜奉系，气势正盛，欲窃取大位，笼络人心，便道：

“焕章，子玉真要是这样干，这内部还不大乱？”

冯玉祥话中有话：

“吴子玉自以为战胜奉系有功，谁也不放在眼里，他想办的事谁也拦不住。”

曹锟一听便动了气：

“焕章，你上我身后呆着，做陆军检阅使，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汗毛？”

冯玉祥在吴佩孚卧榻之旁当了五个多月的督军后，便去了北京，曹锟授予他扬武上将军称号。临行时，蒋鸿遇教了冯玉祥一个瞒天过海的绝招，又把吴佩孚气得吐血。

原来，冯玉祥为扩充军队，买通在吴佩孚手下任军事参赞的张绍程，张去找吴佩孚批条子，申请向汉阳兵工厂购买军火以补充入豫作战时损失的兵力。张绍程乘吴佩孚二两酒下肚，晕晕乎乎时，先给他大戴高帽，然后替冯玉祥诉苦，吴佩孚不知怎的一高兴，便在巡阅使手谕笺纸上写了寥寥几个字：

“特准第十一师来厂洽购军械，此谕汉阳兵工厂，吴佩孚。”写完后并盖上私章。因他喝糊涂了，没写明卖给冯部多少数量的军火。

冯玉祥也是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大添枪械。之后，又背着吴佩孚多招募了三个旅的新兵。

后东窗事发，惹恼了吴佩孚。冯玉祥离开河南开封时，吴佩孚只允许他带走第十一师，其余人马统统解散。冯曾令铁路局多备了六列火车，吴佩孚得知后统统扣留。冯玉祥一无车皮，二无开拔费，束手无策。

蒋鸿遇献策，令先招募的三个旅新兵，佩戴第十一师符号先乘车北上。然后令第十一师打着自家旗号上车，像沙丁鱼一样，挤得严严实实，一个也没落下，全走了。

冯部抵京后即令第七混成旅驻通州，第二十一混成旅一个团驻北京城内旃檀寺，其余皆驻南苑。

吴佩孚后来搞清底细，气得发昏。

幸亏当时的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张绍曾（原北洋第二十镇统制，又是冯玉祥的老上级。），竭力在曹锟面前为冯部说好话，进行转圜。曹锟同意让北京崇文门税关和京绥铁路局这两个进钱单位，每月拨款 15 万元做为冯部的军饷，冯的部队遂得以紧紧巴巴地维持，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冯玉祥生活简朴，不和达官贵人结交，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处处表现得“不合时宜”，在北洋军阀中独树一帜，很多人说他“矫情”，更多的人骂他为“活妖怪”。

曹锟转眼 60 岁了,该吃的吃了,该花的花了,什么富贵都享受过了,只是想再过把大总统的瘾,于是派人四处运动,花钱购买选票。吴佩孚大唱反调,两人便闹不到一块,隔阂日深。冯玉祥乘机发牌,给曹三爷抬轿子,派兵去大总统黎元洪家里闹饷,不给钱便掐电、断水,搞得黎元洪在北京住不下去,带着大印逃往天津,又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派人截了车,夺了印,灰头土脸让出了总统宝座。

曹锟花了大把大把的钱,终于买通了国会部分议员,于 1923 年 10 月 5 日,登上总统宝座。冯玉祥电贺曹锟当选总统,谀称:“群情鼓舞,各界欢腾,天日增耀,风云绚彩,从此四海澄清。”作为回报,曹锟任命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为冯部新扩编三个旅旅长。

冯部军力构成如下:

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辖两旅:

第二十一旅,旅长刘郁芬;

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

另外还有三旅:

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

第八混成旅,旅长宋哲元;

第九混成旅,旅长李鸣钟;

炮兵团,团长孙连仲;

骑兵团,团长张树声。

五旅长成了冯的“五虎上将”,下属的十三个步兵团团长即著名的“十三太保”,分别是: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张维玺、佟麟阁、刘汝明、韩多峰、赵席聘、过之纲、陈毓耀、刘玉山、葛金章、门致中,后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与张维玺又有“小五虎将”之称。

点兵四照堂

秋风劲吹着古老的延绵不断的长城，山海关外，一片肃杀之气。征尘漫天，旌旗遍野，如狼似虎的东北军，分数路南下。这是民国十三年（1924）的秋天。战争的起因是从江南开始的。

“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

孙传芳、齐燮元东南一声叫板，扯开了江浙战幕。乒乒乓乓，一阵好杀，皖系卢永祥拱手将地盘让给直系，通电下野。直系耀武扬威，横戈跃马，惹恼了关外奉系军阀张作霖。他通电全国，斥责直系军阀、大总统曹锟：

“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余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断绝交通，是何意哉？……余本拟再行遣使前来，徒以列车之交通已断，不克入京。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余今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

这种赤裸裸的质问，这种“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的威胁，俨然是奉系对直系最后通牒与战表，吓得大总统曹锟终日绕室，最后表示：“功名富贵皆挣来的，如今决计全不要了。”下决心要与张作霖作战。

此时直系台柱吴佩孚却拉起硬弓，认为曹锟当总统后，任用小人，贿赂公行，一赌气，甩手去了洛阳，不问政事。曹锟急如星火召其进京，吴佩孚懒洋洋回电：这是你家私事，外人不便过问。原来，曹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

曹锟真急了，一把抓过笔拟写致吴佩孚电文：

“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末了署名“小锟兄”。

秘书见这不文不白的文字，建议：

“大总统，是不是改成文言？”

曹锟发怒了，大嚷道：

“不必！不必！立即拍发，子玉懂我的意思。”

果然，儒将吴佩孚感动得眼圈发红，立即行动，于9月17日下午两点半抵京。从中南海总统府到前门火车站，黄土铺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布满军警。老年人说，除前清皇上出巡，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

站台上，曹锟率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陆锦等人列队欢迎。花车徐徐进站，曹锟笑容可掬，几步上前，拉着刚下车的吴佩孚的手：

“子玉，辛苦你了。我老了，一切由你作主，摄行陆海军大元帅职权，任讨逆军总司令。”

吴佩孚兵符在握，志得意满，便说：

“今晚七点三刻，到国务院四照堂，会商对奉作战计划。子玉对总统，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冯玉祥记得清楚，吴佩孚在四照堂召集会议，亲下命令的一幕：

那晚被邀参加的人员，有他的参谋长、总参议、陆军总长、海军总长、航空署长、代理国务总理，以及派有任务的高级将领及其他有关人员。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很久，颇不耐烦，才听到有人大声报告：

“总司令出来啦——”

随着一声嚷，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扮相：下面穿一条白色裤子，身上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钮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